

有种后宫 叫德妃

阿琐
/ 著

{伍}

红颜弹指老
天下若微尘



我自桥边红药
知为君生
在疮痍遍地的后宫
终其一生
自适把赤子之心
呵护得完好无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有种后宫 叫德妃

阿
琐
/ 著

{ 伍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种后宫叫德妃. 5 / 阿琐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12

ISBN 978-7-5502-6661-2

I. ①有…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7450号

有种后宫叫德妃. 5

作 者: 阿 琐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征

封面设计: 粉粉猫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8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0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661-2

定价: 32.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有
种
后
宫
叫
德
妃



第一章	温贵妃心魔	001
第二章	大阿哥成婚	023
第三章	城隍庙祈福	037
第四章	德妃再添喜	049
第五章	畅春园丑闻	065
第六章	太子种恶果	083
第七章	太皇太后崩	101
第八章	我是心疼你	121

目录

有种后官
叫德妃



第九章	美好的十年	137
第十章	皇贵妃仙逝	153
第十一章	慈母慰儿心	179
第十二章	畅春园遇袭	201
第十三章	四阿哥挨打	223
第十四章	玄烨征沙场	253
第十五章	歧途不可行	279
第十六章	小十三认母	301



第 一 章

温
贵
妃
心
魔

“我能帮你什么？”突然被恳求相助，皇贵妃平添出几分欣喜，可以帮德妃意味着自己被需要，意味着乌雅岚琪也有力不能及的事。

“嫔妾要查是谁给岚琪下的药。嫔妾怀疑是咸福宫动的手脚，可即便查到是贵妃，皇上已言明不追究此事，嫔妾又在贵妃之下，更不能对贵妃娘娘做什么，只有您可以压制她。”岚琪朝皇贵妃欠身，“嫔妾因为妹妹才不得已应付钮祜禄家的人，四阿哥的前程，嫔妾不敢说比娘娘您看得更重，但保护四阿哥不被人伤害的心，嫔妾一定不亚于您。您可以为了四阿哥付出一切，嫔妾都明白。”

皇贵妃皱眉头，并非不情愿，只是她不清楚这里头的事，便问：“要怎么做才好，我可一点儿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事。”

岚琪则再三提醒她：“娘娘一旦答应了嫔妾，至少这件事上，您会和贵妃起冲突，甚至牵连国舅府和钮祜禄家要撕破脸面。皇上已经答应不追究贵妃，那么即便嫔妾查到是贵妃联手宫外的人对岚琪下药，制裁她也不能用这个罪名。可嫔妾不甘心，哪怕强加别的罪名，也要她为此付出代价。嫔妾可以忍受她的无理取闹，但我妹妹不能在钮祜禄家被人欺负。娘娘您若答应了，这件事就要做到底，您要是有顾虑，现在就拒绝，嫔妾也不会失望。”

皇贵妃冷笑：“对我来说，你不要越走越远，将来做出对不起胤禩的事就足够了。至于和钮祜禄家撕破脸皮，我和他们家有过好脸吗？本来就这么回事，不过是各自忙各自的，消停了几年而已，你觉得我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你不背叛四阿哥，咱们一切都好说。”

不知为何，虽然眼前的人全心全意为她的儿子着想，可岚琪总觉得背上些许发冷，太过偏执并不是好事，她甚至担心皇贵妃有一天会为了胤禩做出了不得的事。她一切都为了儿子考虑，即便有一日做出不好的事，她也一定会觉得自己为了儿子，没什么不可以的。

岚琪不禁心中暗暗想，要想法子把皇贵妃拉回来一些才好，不只是为了皇

贵妃好，更是不愿四阿哥将来为了皇贵妃的过失背负什么罪孽。何况她昨天才对玄烨说，绝不会仗着宠爱，子凭母贵，做出动摇毓庆宫的事。

之后两人商议这件事该怎么做，皇贵妃听得一惊一乍，她为德妃不显山不露水的心机惊讶，更因这件事本身觉得兴奋。她不管六宫的事，只为胤禛忙碌，眼下更没人与她争地位高低，连从前和昭妃锋芒相对的乐趣也没有了，如果皇帝不来承乾宫，她的生活便越来越枯燥乏味。因此在岚琪看来是无比严肃想要为妹妹讨一个公道的事，在皇贵妃看来，却跟玩儿似的，坐等看一场好戏。

之后的日子，宫里一如往年准备着过年，荣妃、惠妃井井有条地操持一切，德妃终日在慈宁宫伺候太皇太后，宗亲贵族时而往来内宫，不知不觉热热闹闹地就迎来了新年。

正月初三时，皇贵妃在承乾宫摆宴，六宫之外，更有宗亲女眷。如今宫里阿哥、公主本就多，再加上宗室里的孩子，吵吵闹闹的声音，比台上锣鼓还吵闹。可是皇贵妃喜欢孩子，一整天脸都笑得花儿似的。

晚宴时按位分高低分坐，青莲来复命说温贵妃依旧不来，皇贵妃哼笑：“嫌戏吵闹就罢了，如今饭也不吃了，贵妃这一天天在咸福宫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真是要修佛得道不成？”

一句话带过，没有人会接着这扫兴的话题继续下去，况且有孩子们嬉闹。公主里头如今温宪最是娇惯霸道，偏偏一张嘴比蜜还甜，娇滴滴地总能哄得皇贵妃十分高兴。

开席不久，皇帝为助兴更给皇贵妃体面，赐来美酒佳肴，另外阿哥、公主和宗室的孩子，各有玉佩一件，只是东西都不大一样，让皇贵妃分赏。大阿哥和太子今天随皇帝接见各国来贺新年的使臣，并没有列席，皇贵妃先挑出两件好的，一件让惠妃带回去，一件让青莲之后送去毓庆宫，剩下的才让孩子们自己来选。温宪霸道，非要先挑，兄弟姐妹都让着她，小公主很是得意。

温宪之后，便让孩子们照着年龄，从小到大来选。孩子们一个个过来拿礼物谢恩，众位额娘和其他妃嫔女眷，都笑眯眯地看着，如今皇家子嗣兴旺，真真是值得高兴的事。终于每人一件玉器拿去，皇贵妃便让青莲将御酒分赏众人。岚琪朝荣妃递过眼色，荣妃会意，且笑道：“方才孩子们一个个看去，咱们十阿哥身上的衣裳可真漂亮，不大像是针线房里的功夫，娘娘，您说是不是？”

皇贵妃今天高兴得把正事儿都忘了，荣妃这么一说，才回过味来，应道：“大概是咸福宫里的人做的，我这儿没有能手，一概都是针线房送来什么穿什么。”便问道，“咸福宫里是不是有针线上能干的宫女？”

众人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席中的觉禅氏，今日过节她穿戴得多几分喜庆，珊瑚红的锦缎用香色丝线绣的福禄寿喜四字团花，珊瑚红隐在香色花纹下，不张扬不耀眼，也不会显得与节庆格格不入，至于自身的容貌不必赘述，那些宫外少见的女眷们入眼，也是互相使眼色为之惊艳。

觉禅贵人手里正夹一筷子菜要喂怀里的十阿哥吃，根本没听见荣妃说什么，边上佟嫔便与她笑道：“娘娘们夸赞十阿哥的衣裳漂亮，是不是你做的？”

觉禅氏赶紧起身回禀：“十阿哥长得快，针线房今年送来的衣裳是入秋时量的，已经不够穿了，嫔妾才连着几日给做了这身吉服。嫔妾针脚粗鄙，恐怕失了阿哥的尊贵。”

荣妃笑道：“哪里会粗鄙，一向都知道觉禅妹妹针线功夫了得，太后也喜欢你做的衣裳不是？”

觉禅氏谦卑道：“娘娘夸赞，嫔妾只是会缝缝补补而已。”

座下有人议论开，似乎说觉禅贵人就是从针线房出来的宫女，当年辗转跟了惠妃，不知为何被皇帝一夜宠幸进入后宫，再后来的经历也十分崎岖坎坷，倒是跟了咸福宫至今，太太平平，没见过什么出格的事。

“我总觉得针线房的功夫不好，连量个尺寸也弄不清楚，我们四阿哥的衣裳实在太将就了，可惜针线房挑不出个好的来，我也懒得费心。”皇贵妃悠悠接过御酒，等青莲继续给其他人斟酒，自己笑着对觉禅氏道，“一会儿散了席，你留下给四阿哥瞧瞧，正想再给四阿哥做身漂亮的吉服。再半个月，可是他大哥的婚礼了，没一身体面的衣裳可怎么好。”

惠妃忙在旁笑道：“娘娘怎么突然提起来，一会儿大家又来闹嫔妾喝酒，这大婚还没办儿媳还没进门，嫔妾可是醉了好几回了。”

众人果然纷纷恭喜惠妃，一时把做衣裳的事又搁置下了。觉禅贵人以为皇贵妃只是心血来潮，之后照顾十阿哥用膳，自己与佟嫔几位说说话，一餐饭吃得还算尽兴。可不想散席时，青莲竟真的笑着来挽留她说：“贵人请在偏殿稍候，四阿哥过会儿就来，麻烦贵人给我们四阿哥量量尺头，若是您不嫌麻烦，再给做一身衣裳就更好了。”

觉禅贵人问十阿哥怎么办，青莲说她们会好好送回去，不由分说就让小宫女请贵人在偏殿等候。觉禅氏静静地坐了小半个时辰，外头宾客基本都散了，也没见有人来。这里毕竟是承乾宫，是她曾经差点儿被打死的地方，心里明白还是不要擅自行动的好。

如是耐心等候，之后只等外头连收拾碗筷桌椅的声音都静了，才突然有人

进来，可来的不是四阿哥也不是皇贵妃，却是早就抱着小公主和十三阿哥回去的德妃娘娘。

“要见你一面真不容易，防着贵妃娘娘怀疑你呢。”岚琪从容地脱下氅衣，身后环春跟来拿下，青莲端来两盏热茶，便一道关门出去了。

这是觉禅氏没想到的场景，德妃为了私下见她，竟然通过皇贵妃的关系，大概连刚才莫名其妙提起十阿哥衣服好看的荣妃也是一道的。这是要做什么事，弄得这样谨慎？当初德妃为了知道关于六阿哥的事，可是大大方方地把她请去永和宫，难道现下有比那个更重要的事要说？

“难得见你一次，开口就要你帮忙，想想也实在太唐突，你是不愿卷入是非的人，可这一次，我却要拉你下水了。”岚琪认真地说，“要你做背叛贵妃的事，你可愿意？”

觉禅氏脑中迅速翻转这些日子以来的事，思绪停在钮祜禄家新福晋的身上。她也知道，德妃娘娘的妹妹腊月里小产，外头有传言说是吃了贵妃送去的腊八粥出事，可她天天在咸福宫，真没察觉贵妃有什么歹毒的举动。

“嫔妾能做什么？”但意外的，觉禅氏心里一点儿也不排斥德妃的相邀。

觉禅氏能爽快地答应，岚琪料到几分，但毕竟是麻烦别人做事，且不是什么好事，总要多为他人考虑，再三道：“贵妃并不曾亏待你，我没有立场要你为我做什么，况且这件事若被她知道，将来你在咸福宫的日子会不好过，虽然我必定尽力保护你的周全，可难免有顾及不到的地方，你会因此受委屈。”

觉禅氏却道：“嫔妾只是相信，娘娘并无人害之心。”

岚琪颌首，轻轻一叹：“我的妹妹这一次是小产，下一次就不知道能不能保住性命，我不能让她在钮祜禄家受委屈受欺负，若真是贵妃所为，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若不是她，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娘娘为了福晋，真是十分费心，嫔妾当初以为您来问六阿哥的事，之后也会有所行动，可是您什么也没有做，但这一次，却连见嫔妾一面都费尽心机。”觉禅氏很是感慨，“这算不算把老实人逼上绝处了？”

岚琪淡然一笑：“我已见过最绝望的世界，本就无所畏惧了。”

觉禅氏笑道：“嫔妾亦然。嫔妾能为娘娘做什么？而今咸福宫里许多事嫔妾都能插手，连十阿哥大多都是嫔妾在照顾。话说回来，嫔妾并不曾察觉贵妃要加害福晋，不过如今贵妃对嫔妾也是诸多提防，瞒着嫔妾也是有的，不然嫔妾有所察觉，一定在那之前就提醒您了。”

岚琪冷静地说：“我妹妹是被大量的藏红花所害，咸福宫里做腊八粥，若要

放这么多的藏红花，不会没有人察觉，但是阿灵阿一口咬定没有人给贵妃私下传递这东西，我姑且信他。可是钮祜禄家又不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兄长法喀素那段日子也和贵妃往来密切。贵妃若与此事牵连，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藏红花在宫内熬粥时已经放下去，要么就是她授意法喀素和他的福晋这样做。前者你或许能在咸福宫里发现蛛丝马迹，但后者的证据实在难找，咱们只能问温贵妃自己。”

觉禅氏是聪明人，自然明白所谓的问贵妃自己，不是跑去问她那么简单愚蠢。静静地听德妃说下文，却见德妃走到门前唤了一声环春，殿门打开，环春递进来一只包袱。

岚琪在觉禅氏面前展开包袱，里头有各色锦缎数匹，锦缎之中另有一包似乎是药材的东西，与她道：“锦缎拿回去，就知道你是为四阿哥做衣裳，顺带就把这一包藏红花带回咸福宫，不然你光拿这一包药材，太惹人瞩目。过两天夜里，我会派人捉野猫去咸福宫附近，野猫的叫声如同婴儿啼哭，我知道这是贵妃最厌恶的声音。之后的日子，你再想法子让她时不时看到这些藏红花，放在食物里也好，随便摆在殿阁里也罢，她心里若有鬼，一定会害怕，日子一长她就会绷不住，冬云必然是她倾诉发泄的对象，一切，就靠你留心观察。倘若能确定她是否做过什么，之后的事我就会出面，但在那之前等同与我不相干的，但贵妃万一发现你在做这些事，并对你做出什么，我一定尽全力保你，我不会让贵妃伤害你。”

觉禅氏摸过那水滑柔软的锦缎，手指慢慢接触到药材的纸包，她是有见识的人，知道这一包藏红花要价不菲，德妃娘娘这一次，果然是下足了功夫。

“嫔妾明白了，但这件事需要谨慎筹谋，娘娘耐心等待几日，而之后的日子嫔妾也不能与您或相关的人多接触，唯一一次大概就是给四阿哥送衣裳，此外娘娘和嫔妾越少接触越好。”觉禅氏把东西收拾好，淡定地说，“贵妃娘娘早就不是从前那个人了，嫔妾一直把她当病人看待，也许她真的有病也说不定。”

岚琪郑重地说：“一切就拜托你，我不想许诺将来什么荣华富贵的大话给你，可来日你若有所需，我一定尽力帮忙。”

觉禅氏恬然笑道：“嫔妾能活到今日，怎不是娘娘的功劳呢？只不过你觉得那些事都再理所当然不过，恰恰却一次次延续了嫔妾的生命。这件事看起来麻烦，其实也简单，嫔妾必当尽力而为。”

两人再互相叮嘱几句后，殿门打开，岚琪穿上氅衣很快从门前消失，觉禅氏又稍等片刻，四阿哥才带着小和子过来。胤禛很有礼貌，说要麻烦觉禅贵人为他做衣裳，觉禅氏温柔地为他量尺寸。因彼此都陌生并没有说什么话，就快

弄完这些事时，胤禩让小和子再去搬一盆炭火来。

“其实不必麻烦再挪炭盆，咱们这就好了，之后大概四五天，我会尽快替四阿哥把新吉服送来，好让您赶上大阿哥的婚礼。”觉禅氏温柔地笑着，已经开始收拾东西，生怕那包藏红花被四阿哥瞧见，仔仔细细地收好了。

“多谢贵人，要您费心了。”四阿哥很礼貌，但话锋一转，却说道，“觉禅贵人，八阿哥已经知道您是他的额娘，八阿哥问我您是不是不喜欢他，为什么每次见了面都十分陌生。大人的事本不该我们过问，我只是觉得胤禩有些可怜。”

觉禅氏没料到四阿哥会对她说这些话，她手里抓着包袱，背对着胤禩，正不知如何回应，后头皇贵妃的声音响起来，似乎不大耐烦，问着：“怎么还没弄好？胤禩你该睡了，明儿一早还要上书房。”

觉禅氏如遇大赦，她不喜欢和人提起八阿哥的事，更何况四阿哥还是孩子，立时转身行礼，说已经都妥当，她这就要告辞。皇贵妃把儿子揽在身边，上上下下地打量她，又看了那只包袱一眼，干咳清清嗓子道：“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做好了，本宫自然有赏赐。”

觉禅氏抬头看着皇贵妃的眼睛，猜测皇贵妃话中所指，之后心想反正她是在为德妃做事，皇贵妃这里就别管了，应诺后匆匆行礼离去。皇贵妃打发儿子早些去休息，再回寝殿时天上飘雪，皇贵妃不知感慨什么，伸手接了几片雪在掌心，无端叹息道：“真是今日不知明日事，将来咱们又会怎么样？”

这边，觉禅氏回到咸福宫时也开始飘雪，她照例先来正殿见过贵妃。贵妃已经听宫女禀告说觉禅氏被皇贵妃留下给四阿哥量体裁衣，见她带着包裹回来，听说是给四阿哥做衣裳的料子，也没多想，只是冷笑：“果然是金子总会发亮，哪怕你在我这里深居简出，也总有人会惦记你。你说皇上但凡对你有几分心思，你大概也不是如今的光景，说不定四妃之位有你一席，更说不定是可以和乌雅氏抗衡的宠妃。”

“嫔妾没有这个福气，不过会几下针黹功夫，让各位娘娘看得起。”觉禅氏谦恭地回应后，便说天色不早，请贵妃早些安寝。自己一如往常地回来，没有在人前流露出任何异样，小心翼翼地把藏红花放在连香荷也碰不见的地方。

一夜相安，但那晚的雪不大不小却整整缠绵了两天。觉禅氏每天在屋子里潜心为四阿哥做新衣裳，丝毫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事。可是两天后的夜里，她就从梦里被婴儿的啼哭声吵醒，那声音尖锐刺耳时起时伏，但若细细辨认，就知是野猫的叫声，而非真的婴儿在哭泣。

偌大的紫禁城，总有些管不过来的地方，猫会爬墙上树，紫禁城一重重宫

墙锁得住人，却挡不住这些小东西穿梭往来，但宫内主子所住的周围，总有人细心打理，往日里容不得这些小畜生出没，觉禅贵人来咸福宫那么久，也似乎是头一回听见。

野猫叫声不断，果然正殿那边就有些动静了，第二天一早，香荷就来告诉她：“她们说昨晚有婴儿哭了一整夜，吵着娘娘没有？奴婢睡得死，真的没听见，主子，您听见了吗？真是吓死人了，哪里来的婴儿啊？”

香荷这样没心机没烦恼、每天又辛苦劳作的人，夜里当然睡得踏实，听不见猫叫声也是正常的，但觉禅氏倒奇怪，这几天到处有积雪，早上稍稍查看就该发现有野猫留下的爪印，怎么冬云她们都没去查看？

之后来正殿请安，贵妃果然精神倦怠，正巧冬云不知从哪里回来，对贵妃禀告：“奴婢派人前前后后查看过了，没有猫狗的爪印，昨晚也没有雪，不至于把脚印覆盖掉，也不见有清扫过的痕迹，恐怕不是野猫。”

“不是野猫是什么，难道你们没听见？”贵妃脸色骤变，指着冬云道，“今晚给我派人前前后后上夜，若是抓到野猫统统闷死，难不成还真是婴儿啼哭？！”

觉禅氏不动声色，只在一旁安静地听着。可这一晚即便贵妃派人不断地在咸福宫周围巡视，大半夜时仿佛婴儿啼哭的声音又在咸福宫冷幽幽地响起。太监宫女们一遍一遍地查，不见人影也不见野猫的踪迹，渐渐都觉得阴森恐怖，连觉禅氏都觉得十分蹊跷。

四五日后，温贵妃已几乎崩溃，但突然有天夜里不再有古怪的声音，贵妃难得一夜安稳，正以为自此摆脱了这古怪的哭声，第二天夜里，骇人的声音再次响起，甚至比从前更凄厉恐怖。

这一晚觉禅氏正好给四阿哥做的衣裳最后收尾，点着灯没停手，听见猫叫声也习以为常，可正殿里了不得了，香荷匆匆跑来告诉她说：“温贵妃娘娘跑出去了，说要去抓野猫，冬云姐姐她们拦也拦不住，都跟出去了。”

觉禅氏闻言计上心头，借口让香荷去看看十阿哥怎么样，自己转身从私密处翻出藏红花，趁着咸福宫里乱哄哄的，悄然往贵妃寝殿而来。

所谓藏红花，入药实则只是藏红花深红的花蕊，制成中药后如一条条小虫子似的，这次德妃给了觉禅氏一大包，她之后自己偷偷又分成了几份，现下拆了两包撒在温贵妃的被褥上，趁着殿内无人，月黑风高，悄悄就跑去了十阿哥的屋子。

温贵妃是真带着人去抓野猫了，可她闹出那么大的动静，野猫早就被吓跑了，抓是什么也没抓到，但很快就再听不见狰狞的“啼哭”了。

十阿哥的屋子里，觉禅氏拍哄他入睡，只听得外头又一阵喧嚣，该是温贵妃带人回来了，但听她似乎在斥骂：“你们回来做什么，再去给我守着给我抓，一定是野猫，这里哪有什么婴儿？”

觉禅氏怀抱十阿哥，静静等待之后的动静，外头窸窣窸窣地似乎散了，怀里的孩子稍稍嚅动嘴唇似在梦呓。突然一声尖叫从正殿传来，十阿哥脸上一抽搐，被惊醒的孩子呆了一瞬后，就扯开嗓子拼命地哭。

“十阿哥乖，十阿哥不哭……”觉禅氏抱着孩子满屋子来回地晃悠，心思却全在正殿那边，但那里不知为何不再有别的动静，若非有十阿哥被吓哭，觉禅氏几乎要怀疑是否是自己臆想出的尖叫。

贵妃的寝殿里，冬云手足无措地站在床榻前，她家主子正缩在后面发呆，刚刚应声跑进来的人都被冬云打发了，她的双手不住地颤抖，转身问贵妃：“娘娘……怎么办？难道……难道是福晋肚子里的孩子来索命？”

“闭嘴！”贵妃厉声骂她，但突然又捂住嘴，她不能骂人，不能让外人听见，立刻指着冬云说，“弄干净，放到炭炉里烧掉，什么事也没有，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冬云却突然崩溃了似的，蹲在地上抱头哭：“奴婢害怕，娘娘，奴婢好几天都睡不着，是奴婢亲手放的藏红花，是奴婢杀了福晋的孩子。”

温贵妃偏执的脸上满满是不服气，跑过来抱住她，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扳开冬云的手捧着她的脸说：“不会有人知道的，要是查得出来早就查来了。家里就剩下我在宫里，我们还有十阿哥，他们不会为了一个没见过天日的孩子来追究我。何况什么也查不出来不是吗？法喀素会替我守口如瓶，不然他们也脱不了干系。冬云，如果有罪孽，那也是我的，和你没关系。”

“娘娘，为什么呢？”冬云用力地摇头，想要努力忘掉这一切却又挥之不去，“咱们以前不是好好的？为什么不能过从前的日子？”

温贵妃怔怔地看着她，仿佛被这句话问住了，目光呆滞，眼神涣散，好半天才说：“凭什么？凭什么我要憋屈地活着，凭什么所有的事都不能照着我的心意来？乌雅氏到底要把我怎么样，就连我的嫂子都要是她的妹妹！她们什么东西，凭什么生我们钮祜禄家的孩子？凭什么？凭什么……”

冬云心头一震，眼前的人几乎与得了癔症无异，她扶起贵妃的肩膀用力摇晃，揉着她的脸唤她：“娘娘醒醒，您醒醒啊。”

温贵妃果然似缓过一口气似的，浑身一个激灵清醒过来，粗重地喘息后，又指着床上的东西说：“把它们收拾干净，没事的，冬云。有我在，谁也不能

把你怎么样。”

此刻又有哭声传来，但不再是狰狞的婴儿啼哭，温贵妃听得出来这是她的儿子在哭泣。她踉踉跄跄爬起来，往十阿哥屋子来，但见觉禅氏抱着十阿哥在哄，她疯了似的从觉禅氏怀里抱过儿子。可是十阿哥害怕亲娘，在贵妃怀里反而更奋力地挣扎，双手朝向觉禅氏要她。贵妃恼怒至极，对着觉禅氏斥骂：

“滚出去，你有什么资格抢我的儿子？”

对于贵妃的无礼，觉禅氏早就习以为常，在她眼里贵妃就是个病人，那样想的话，她什么都能不在乎，此刻贵妃既然叫她走，她顺从地就离开了。

走过正殿时，瞧见有宫女往里头搬炭炉，但很快又被打发出来，冬云慌慌张张地关上了殿门不知在里面忙什么。德妃要她仔细观察贵妃的反应，显然这一切不正常。除了冬云几个近身的外，宫里只怕没有第二个人比她更了解贵妃，毫无疑问这些藏红花刺激到了她，但是没亲眼看到、亲耳听见贵妃“承认”，她不能武断地下结论。

隔天，咸福宫里抓野猫的闹剧在宫里传得沸沸扬扬。岚琪晨起梳妆时，环春就把这些都告诉了她，她冷静地听着，说起不知觉禅贵人有没有用藏红花，环春说：“今天贵人要去承乾宫送四阿哥的吉服，奴婢已经与青莲说好，若贵人留下什么话，她会转告给奴婢。”

岚琪点头不语，静静拿起眉笔轻扫纤眉，但手还是停在了半空，蹙眉道：“一腔热血走到这一步，心里竟不曾踏实过，该是我头一回在这宫里耍心机耍手腕，可这一次连带荣姐姐和皇贵妃都牵扯进来，觉禅贵人更是无辜。你说万一有什么，只怕太皇太后和皇上，都会对我失望，更谈何保护觉禅贵人？”

环春却道：“事已至此，娘娘何不一心一意把事情做得漂亮？与其担心皇上和太皇太后责怪您，不如把贵妃的恶行挖出来，太皇太后总是偏向您的，皇上在事实面前，也不能不讲道理啊。咱们又不是害人，只不过想给二小姐讨个公道，这一次不清不白，就还会有下一次。便是钮祜禄家那些人的嘴脸，也该叫人看得清才成。”

岚琪深深叹息，定下心神道：“是了，既然是我自己下定决心，此刻又矫情什么，一步步走下去吧。虽也非走的正道，可只要把真相挖出来，面对太皇太后和皇上，我至少有话可说。我不求别的，只求钮祜禄家的人，别再把魔爪伸向岚瑛。”

如此，岚琪穿戴齐整后，便照旧往慈宁宫去，只是环春今日没有跟着，在永和宫里静等觉禅贵人到承乾宫送四阿哥的衣裳，好预备之后悄悄去找青莲，

问问觉禅贵人是否留下什么话。

而这日下午，倒是皇贵妃打发人来，让永和宫的人去拿东西，说是得了什么玩物要给十三阿哥和小公主。环春自然领命过来，本只是想问问青莲，却是皇贵妃亲口对她说：“那些藏红花，觉禅贵人已经让贵妃瞧见了，据说是吓得不轻。看样子她心里有鬼，回去告诉你家娘娘，她可以算计起来以什么名头处置贵妃。”

环春谨慎地答应下，但又听皇贵妃问她：“听说咸福宫那里抓了好几天的野猫也不见踪影，你们怎么办到的？可把我们佟嫔也吓得不轻。早了些了结这件事吧，我妹妹也要被你们吓死了。”

“其实野猫并不在咸福宫，娘娘只是派人在近处的殿阁撒食，甚至佟嫔娘娘储秀宫的墙底下也有，那些野猫是每天有人捉了往那里放了觅食的。夜里那么静，野猫叫声那么响亮，贵妃娘娘若是心里有鬼，当然会害怕。”环春笑道，“娘娘本就不担心被发现是野猫，只要能吓着贵妃娘娘，就足够了。吓着佟嫔娘娘的事，奴婢会回禀主子知道，来日好好安抚佟嫔娘娘才是。”

皇贵妃皱眉道：“你家娘娘看着连蚂蚁都舍不得踩死的温厚主儿，没想到也有这些心思。紫禁城可真是个好地方，谁进来都能学得一身本事。”

这些戏谑的话，事后环春也如数转达给了岚琪听，岚琪只是一笑了之，倒是叮嘱环春记着，将来她要去安抚佟嫔。环春笑道：“住在那一块地方的人何止佟嫔娘娘，佟嫔娘娘性子弱害怕是有的，但是宜妃娘娘、僖嫔娘娘她们，倒是没见什么动静。本来有野猫野狗叫再正常不过了，发发牢骚便是了，贵妃娘娘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显然心里有鬼。”

岚琪很冷静：“贵妃本就神神道道，未必真的心里有鬼。没事她也能闹腾，谁知真真假假，一定要等觉禅贵人肯定了才好，咱们先不要武断，更不能得意忘形。”

环春答应，又转达皇贵妃的话问：“主子预备让皇贵妃娘娘以什么由头压制贵妃？”

岚琪早有主意：“大阿哥的婚期近了，说她言行无状、疯疯癫癫就好。先禁了咸福宫的门，再不许任何人往来，更不能传递什么东西，必须断了她往家里伸手的路，连阿灵阿都不行，其他的事之后再说。皇上不肯追究，咱们就不能在正道上为岚琪讨个公道。”

照岚琪的计划，只要等觉禅贵人确定温贵妃心中有鬼，她就要逼得贵妃“癔症发作”，由皇贵妃下旨断绝温贵妃与家族的一切往来，说白了就是把咸福宫变成冷宫。她知道这一步太狠，可事实上到这一刻岚琪仍抱有希望，她希

望温贵妃是清白的，可一切早就离她的期望越来越远。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十四，元宵节前的一晚，宫里张灯结彩预备过节，咸福宫里也不例外。温贵妃今天精神不错，晚膳时唤觉禅贵人一起来用，倒是精神地与她说起明日元宵宴穿什么衣服出席。觉禅氏与她一问一答，正说得好好的，那魔咒一般的婴儿啼哭声又响起。

眼下还只是晚膳的时辰，还没到半夜就来了，温贵妃惊恐万状，面色苍白，旋即疯了似的撂下筷子就往外头冲，嘴里叫嚣着：“去！都去给我抓野猫，给我抓来通通乱棍打死……”

殿阁里的人都慌慌张张跟着贵妃走了，觉禅氏一个人被撂下，她警觉地跟出来看，果然见温贵妃疯了似的往外跑。她立刻转身回到自己的住处，从私密处翻出藏匿的藏红花，揣了一小包就转回膳厅，揭开温贵妃面前一盅还未用的人参乌鸡汤，拆开纸包小心翼翼地吧细红的藏红花倒进去。

“你在做什么？”

藏红花还未被鸡汤浸润，温贵妃的声音突然冷幽幽传来，觉禅氏浑身一紧，手里的汤盅盖子滑落，在清脆声里摔得粉碎。

门前花盆底子踩着地砖的声音铿锵有力，温贵妃一步步走进来，刚才呼啦啦跟出去的人都不知在哪儿，此刻跟在她身边的，只有冬云一人。冬云上前拿下觉禅氏手里的纸片，里头残存着几条藏红花蕊，那一盅人参乌鸡汤已经被浸润的藏红花染红，冬云的脸色很难看，阴沉沉地对温贵妃道：“娘娘猜得不错，可见上次的藏红花也是觉禅贵人放的。”

温贵妃哼笑一声，慢悠悠走过来，面前的鸡汤已经变了样，嫣红如血色，无端透出几分狰狞恐怖，可她却拿起勺子喝了一口，冬云和觉禅氏都是一惊，贵妃则皱眉说：“他们可是蠢透了，这么难吃的东西放在腊八粥里，就没有一个人吃得出来？乌雅岚璞真是蠢妇，就是这样的女人也配给我们家生孩子？”

觉禅氏紧紧蹙眉，也不管此刻自己是死是活，竟先问道：“福晋小产的事，真的是娘娘您……”

可不等她把话问完，但见一整盅鸡汤朝觉禅氏飞过来，鸡汤洒了她满头满面，汤盅也直接砸在她额头上，她吃痛朝后跌下去，温贵妃紧跟着扑过来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我知道你聪明，可你知不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那晚你做什么还要跑去十阿哥屋子里？那些藏红花细细小小地粘在你衣服上，转身又粘在十阿哥的床上，吓得奶娘以为是吸血虫，可把我乐坏了。果然是我的儿子，知道哭着招我过去抓住你的把柄。告诉我，是谁叫你这么做的，是不是乌